



孰視其狀數語只形容道之不可見也予能
有無未能無無此言妙之又妙也未能無無
則我猶在無字之內爲無字所有矣何從至
於窅然空然者乎圓覺曰說無覺者亦復如
是覺而至於無覺可謂妙矣而猶以無覺爲
未盡卽此未能無無爲無所有之意前之知
無爲泰清無始此之光曜無有似此等名字
其寓意却甚明非其他王倪被衣等之比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
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

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鉤帶也大馬大司馬也捶鍛也大司馬之屬有鍛鉤者老而精絕至於無毫釐之差言其巧也非鉤無察即前所謂唯蝸翼之知也用心專於一鉤之外無所見也用者巧也不用者道之自然者也無不用者道之無爲而無不爲者也言我以不用自然之妙而用之於巧且長得其用而至於老况道之無爲無不

不爲者天下之物孰不資賴之乎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死不以死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

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太極之初陰陽判而爲天地天地之運行陰陽之往來循環而無已古亦如是今亦如是也以古猶今而答未有天地之問意蓋如此昭昭見之甚明也神者在我之知覺者也不神者知覺之靈爲氣所昏也昔日之昭昭虛靈知覺者在也故能受之今之昧然者虛靈知覺者不在故又有所求而未知也無今古無始終言太極之理一動一靜無時不然也

造化之理生生不窮如人之有子孫不待其有而後知之也有此人類則有此子孫有此宇宙則有此陰陽無一息之可間斷也已矣未應矣言汝到此不必更形於言矣纔有生字則有死字是因生而後生一死字也才有死字則有生字是因死之名而後死其生者也此即無生無死四字文如此變換言句死生之有待一體而已一體猶一本也即一理也即造化之自然也物物者非物則有非物者必生於天地之先豈可以物名之故曰有

先天地生者物邪言非物之物不可以物名也既名爲物則不得爲在天地之先者矣如此便是有物也故曰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此是一句既曰有物則物之相物無窮已矣故曰猶其有物也無已如此等處皆其文字之妙者聖人之愛人則有迹可見矣形迹之相求至於無時而已者蓋其所取在於有物而不如物物者之非物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常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

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稀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擊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

無將無迎卽無心於物者也應物而不累於物則爲外化因感而應不動其心則爲內不化故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與接爲構日以心闔則爲內化與物相劇相刃而見役於

內則爲外不化故曰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
以我之內不化者而外應乎物所過者化而
無將迎則化亦不知不化亦不知故曰與物
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一不化者無
心之心也安猶豈也相靡言相磨也靡與劇
同安與豈與也多求多也求多相勝也莫多
則不求相勝也必與之莫多言至道之人必
與物不求多以相勝也狶韋黃帝有虞湯武
儒墨之師皆未能盡內不化之道故至於以
是非相整言其猶有是非之爭也五味相奪

而後可以爲整故曰相整以狶韋而下與儒
墨對說是以小抑大之意囿圍宮室者謂其
以此爲窠臼也不傷物卽與物化也旣與物
化則物亦不能傷謂其無所累也惟其心無
所累所以能與人相將迎前言無將迎此言
與人相將迎卽無爲無不爲不物乃物物之
意

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
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
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

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凡人游於山林阜壤之間其始也必樂旣樂則必有所感感則哀矣蘭亭記中正用此意因物而樂因物而哀去來於我皆不自由則我之此心是哀樂之旅舍也此言自無主人公爲物所動也遇可見者也不遇不可見者也可見者人也不可見者天也能其所能人其所不能天也舉世之人皆有不自知不

自能者旣謂之人皆不免此故曰無知無能者固人所不免也唯其知人而不知天故嘗用心用智欲以免其所不可免者豈不可悲也哉至言則無言矣故曰至言去言至爲則無爲矣故曰至爲去爲不知其所不可知而皆以其所可知者爲知其所見淺矣故曰齊知之所知齊同也猶皆字也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

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爲使居三年畏
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
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
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
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
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
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
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
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
豆余于賢人之間我其朽之人邪吾是以不釋

於老聃之言

役徒也門人弟子也偏得獨得也臣僕也畫
然分明之意絜然慈柔之意擁腫鈍朴也鞅
掌猶支離也洒然異之者言見其瀟灑有異
於人也歲計有餘者久而有益也尸祝社稷
只是敬祀之意四字輕重一般如此下語皆
是其筆端鼓舞處南面者必其所居向南不
釋然不樂也春秋之所以得而然者天爲之
也故曰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大道自
然也此蓋自然無心之喻尸居環堵之室而

自託於猖狂與百姓爲一人皆不知其所行爲何如故曰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如亦往也言與世相忘也俎豆猶言位置也杓小器也必我淺而易見故人得以知之如釋氏言我修行無力爲鬼神覷破是也不釋然於老聃之言者恐負吾師之誨而不樂也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鱣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

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矐而失水則螳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於其辨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軌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坏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

人與人相食者也

鯢鱠雖小可以主尋常之溝孽狐雖小而可以主步仞之山此言地無細大皆有所尊也先善與利言名出則利入也堯舜之時其於賢能亦然言人有賢能之善則人必尊敬之今畏壘之地雖小而其敬賢之心亦與古同謂夫子當聽從之也函車吞舟函亦吞也介獨也碣流蕩也此喻名見於世能害其身也全其形生長生久視者也藏身不厭深眇欲遜世而無名也二子指堯舜也以堯舜爲辯

猶垣墻之上將欲種草無此理也講引證失其宜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形容其屑屑容心之意舉賢則民必爭以知爲任則民愈詐之數物者言以上數事也民於利甚勤者言爲生甚苦也坏墻也日中穴墻卽晝爲盜也千世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謂天下之患自堯舜始也

南榮趺蹙然正坐曰若趺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耶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

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鷄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以足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託業言受學也及此言者欲及庚桑子之所誨也具人之形其心耳目皆同故曰吾不知其異也人人有此心而狂者不自得亦猶盲聾者之無所見聞也辟開也我之形與人之形亦皆開明而無所蔽而我乃爲物欲所間我欲以心求心愈不可得故曰欲相求不能相得我方求心了不可得而夫子謂我勿使思慮營營若於此黽勉以求聞道亦庶幾其能達乎越爲此言未有脫離處庚桑子更欲點化之而未盡其言欲指其往見老子故曰

辭盡矣蓋託爲謙言非果辭窮也奔蜂小蜂也蠶蠋豆中大蟲也越雞小魯雞大鵠亦大鳥也小蜂不能吮大虫小雞不能覆大卵此喻其力量尚小不能點化汝也遂使之往見老子

南榮越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

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越方獨見而老子以爲與衆人偕來正釋氏所謂汝胸中正鬧也忘吾答因失吾問者言其心茫然失所問答也去其知而不知則人

以我爲愚矣。朱專也。朱愚猶顛蒙也。若有心乎用智則反爲我身之累。此意蓋謂無心既不可有心，又不可卽釋氏所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其言仁義處亦同。三言之患其疑卽一也。若汝也見汝眉睫已知汝爲未知道。今觀汝言果然故曰又言而信之。規規蹇淺之貌。揭竿而求諸海言求無於有茫乎而無歸着也。亡人者失其本心之人也。惘惘憂愁不自得也。欲反情性而無由入言欲見自然之道而不可得亦可憐憫也。

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鞵者不可繫而捉。將內捷內鞵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內鞵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

召其所好欲求其是也。去其所惡欲離其非也。也有好有惡其中自惑故十日自愁孰哉孰與孰同言用功亦久矣鬱鬱乎未寧一之意也。纔有所惡則心有所著故津津然而可見鞵以皮束物也捷閉門之牡也二者皆執捉

故曰將外捷

歛束之喻。應物於外。欲自檢。捉則繁多而不
可執。捉外既不定。則將反而求之於內。故曰
將內捷。心中之擾。擾欲自檢。捉則綢繆纏繞。
而不可執。捉內既不定。則又將求之於外。此
言學道而不得其要。或欲制之於外。或欲制
之於內。皆無下手處。若此者。其在身所有之
道德。且不能自持守。况欲行道乎。放道而行
言循自然之理而行之也。能循自然而行。此
至人之事也。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
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
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
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
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
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
啞。不嗷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捩。共其德也。
終日視而目不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
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病者方病人有問之。能自言其病之狀。則是
其病猶未甚也。病至於甚。則不能言矣。我今

欲聞大道而不自知其受病之處言蔽惑之甚也雖有教誨之言使我愈見惑亂故曰猶飲藥以加病今皆不敢請教只願學衛生之道而已抱一者全其純一也勿失者得於天者無所喪失也無卜筮而知吉凶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能止能定也能已卽釋氏所謂大休歇也舍諸人而求己不務外而務內也翛然無所累之貌侗然無所知之貌能兒子乎不失赤子之心也嗥哭也嗑喉也嘎聲乾也赤子嗥啼而聲不乾無容心而不傷其和也捩屈不可伸也人之手久握而不伸則伸時必有窒礙小兒則不然者其自然之性箇箇如此共同也德性也目視而不瞋雖視而無所視也未知外物也知有外物則爲偏矣瞋與瞬同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卽言無心也委蛇隨順也或行或居動而與物隨順波流也同波卽與物偕往之意如此則可以爲衛生之常故曰是衛生之經已

南宋趙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水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

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爲恠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條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越問衛生之經求其次者也及聞老子之言如此之妙故有至人之德之問此問自是而老子又曰非也蓋恐其住着於此又成窠臼卽釋氏所謂立處非真是也氷解凍釋卽脫

洒自悟之意相與交食於地與人同也交樂於天自同乎天也交俱也同也相撓相觸也爲恠爲異也不爲謀無計度之心也不爲事無事事之迹也又曰是衛生之經已上言夫至人者此曰衛生則所言衛生之道卽至人事矣以此而觀則前面非也兩字分明不是實話越旣聞此又曰然則是至乎意謂此道卽至道矣而老子又曰未也旣曰未也則當別有話頭却又提起前頭能兒子乎之語則所謂未也亦非實話禍福無有者言超出禍

福之外也。人災者世情之患害也。我既超出禍福之外，則去世遠矣。又何有世間之患害乎？曰：非也。曰：未也。蓋不欲與之，盡言使之自悟也。禪宗多用此一解。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辨者辨其所不能辨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所不能，即是有者，天鈞敗之。

自此以下，莊子泛言至理也。宇胸中也。泰然而定，則天光發見，即誠而明也。故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天光既發，則人雖見其為人而已，自同於天矣。人有脩者，脩真之人也。修真之人，至於天光既發，則有恒矣。恒久也，便是至誠悠久也。至誠而至於悠久，則天亦助之。人亦歸之。舍也歸也。天民，夫人也。言非常人也。天子者，天愛之如子也。學行辯皆有迹者也。所不能學，所不能行，所不能辨，自然者也。人之所知，至其所不能知而止，則為所造。

之極故曰至矣天鈞即造化也有不即是者
不就是也即就也不就是反是也反是則失
造化自然之理矣敗失也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
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
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
可持者也

備物者備萬物之理也萬物皆備於我也將
形者順其生之自然也不虞不計度不思慮
也退藏於不慮之地而其心之應物隨時

而生即佛家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也存於
中者敬則應於外者無不通即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也達通也彼在外者也萬惡者不如
意之事也吾之所造既至於是而猶有萬惡
至者則是天實爲之非人事之失有以致之
又何足以滑我胸中渾成之德故曰皆天也
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靈臺心也不納於靈
臺外物不入其心也外物不入其心所以不
滑其成也有持者言有所主也不知其所持
者雖有所主而不知其所主夫而化也不可

持者言有所持守則未化矣此一句三持字
最說得精微不可草草看過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
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
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
鬼者然後能獨行

此數句又說不善之人未能成已而有所作
爲妄發也妄發則每事皆不當業已入於其
間雖知之而不能自舍此耻過作非者也更
換也耻過而作非每有所更改轉見差錯故

曰每更爲失業不訓事今人曰業已成行業
已如此便是此業字如此之人所爲既不善
矣非有人誅則有鬼責言幽明之間有不可
得而逃者人能知幽明之可畏則能謹獨矣
故曰明乎人明乎鬼然後能獨行此即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是以君子慎其獨也獨行即
慎獨也似此數語入之經書亦得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
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惟賈人也人見其跂
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

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券內者所求在我之分內也卽孟子所謂求則得之求在內者也無名者人無得而名也券外求在外者也務外之人志之所期不過爲費用之資耳言求以自利也惟庸有光充實而有輝光也庸常也光常在也舍己而求外志在得利商賈者之用心也故曰唯賈人也跂高而自立之貌人見其外或富或貴有過於人則以爲魁然而可尊而不知其物欲

相爲終始至於窮盡而後已是其一身皆沒入於物欲之內矣故曰與物窮物入焉且苟也逐逐於物苟且以求得有至於喪身而不悔者故曰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身且不能容於人何有以其不能容人之心及其甚者則親戚骨肉皆踈棄矣故曰不能容人者無親人而無親則人道絕矣故曰無親者盡人盡絕也看此數句莊子如何不理會世法兵莫憐于志鏌鋸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志者心有所着也。心有所着皆能自傷人之
自害莫憐於此。志尤甚於兵之鏖鏖。故曰兵
莫憐于志。鏖鏖爲下。陰陽之氣皆能傷人。猶
寇也。然此心若平和則陰陽豈能爲害。故曰
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卽所謂其熱焦火其
寒凝水是也。此兩句極佳在心學工夫。此語
最切。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
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成毀二事分而爲二以道觀之二而已矣。故

曰道通其分也。人心旣分彼我則於其私也
必求備。故曰其分也。以備凡有皆歸於無而
私於求備者但求其有知道者惡之。故曰所
惡乎備者其有以備也。

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

惡於外者能反於內則爲德。爲德則能神能
天逐乎外而不知反則淪於鬼趣矣。故曰出
而不反見其鬼。釋氏曰鬼窟裏活計卽此是
也。無是無非則此心常生。執是非而不化則
此心爲死。出而得是言役於外而得自是之

見者也齊物曰近死之心不可復陽即此意也

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實者天地之間實理也無心則虛虛則實若以私心滅之而以有者爲實則其人與鬼同矣故曰滅而有實鬼之一也鬼趣淪沒皆私心滅理貪著諸有而不知真空實有者也入能於有形之中而視之似無形則見理定矣象似也釋氏云但可空諸所有不可實諸所

無便是此意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

出生也萬物之所由始也未嘗無本而不可知故曰無本入死也萬物之所由終也雖知其所終而不見其所入之處故曰無竅實理雖有而無方所之可求故曰無乎處

有長而無乎本剝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

自此以下解上三句也。理在今古千萬年如
是故曰有長然而不見其始終故曰無乎本
剽本始也。剽末也。終也。老子曰虛而不屈動
而愈出雖出者不窮而不可屈其竅虛也。虛
乃所以爲實故曰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出
入一也。此解入字却曰所出可見其意。宇四
方上下也。道無定所四方上下皆是也。故曰
宇卽鳶飛于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古
往今來曰宙道之往來千萬年而常如是者
卽宙也。生出也。死入也。生死出入皆有所自
而無形可見此造化之妙也。天門卽造化之
自然也。因言出入故下門字。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
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有不生於有而生於無故曰有不能以有爲
有必出於無有而此無有者又一無有也。故
曰無有一無有齊物曰有無也者有未始有
無也者卽是此意。藏者退藏於密也。聖人之
心藏於無有故曰藏乎是。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

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旣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無物之始死生始終無分其次則有死生之名矣喪旅寓也齊物言弱喪而不知歸以生爲喪卽寓形宇內之意以死爲反言歸真也以生爲寄以死爲樂纔有生死之分便是有

物故曰是分以已上焉者無物太極之初也次焉者有物陰陽旣分也又其次者曰有生有生則有我矣雖知有我猶以死生有無爲一是知其分而又知其不分者也三者雖有次第而皆未離於道譬如公族分而爲三姓則同也昭氏景氏以有職任而著也甲氏以有封邑而著也戴任也任職也昭景甲雖非一氏而皆楚國之公族也上言三者雖異同乎公族却於四也字之下以非一也結之就上生下絕而不絕之體此皆文字妙處

有生賦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

賦贖也釜底黑也亦疵病也喻氣之凝聚也天地之氣聚而爲人元氣之病也前言生者嗜噫氣也與此意同人之生也同是此氣而強自分別故曰披然披者分也既有分別則各私其私既私其私則各是其是而所謂是者移矣移不定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移也其意只與齊物論同而又撰出移是兩字非所言者謂不當言也謂移是之說在人

皆不當言言之皆爲私也人雖各有一是而其所是者不定故曰雖然不可知者也

臘者之有脆胾可散而不可散也臘祭脆也牛百葉也胾足指也牲之一體也方祭之時既殺此牲其四體與五臟皆散而置列俎之間謂之散則所祭之牲本只是一物謂之不可散則五藏四體已分於鼎俎矣譬猶人之所謂是者移而無定也五藏只舉百葉四體只舉胾文法也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

一室之中有寢有廟又有偃息之所在在不
同謂之寢謂之廟謂之偃則同乎一室謂之
室則又有寢廟偃之異名亦猶移是之不可
定也此兩句即移是之喻也舉皆也以臘祭
與室而觀則其所爲是者皆移易而不可定
之是也故曰爲是舉移是

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
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節因以
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
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人之也是蜩與鷲鳩同於

同也

上面旣結一結又提起移是字再說是以生
爲本言旣有是字則以生者爲本以其所知
之智爲師因此而後以是非相乘孰爲審乎
孰爲實乎故曰果有名實曰果有者言其非
必有也質本也困吾一己之師以此爲本而
欲人皆聽已之節度故曰因以爲已質使人
以爲已節惟其因此自私是非之爭雖以死
償之而亦甘心焉故曰因以死償節下節字
因上節字而生也唯其如此故於用舍窮通

之際有知愚榮辱之分今世之人皆移是者也故曰移是今之人也徹通也蜩與鶯鳩皆同譏大鵬亦猶移是之人不知至道之士而非笑之其見識與蜩鳩同矣蜩與鳩同人又與蜩鳩同故曰同於同也此鼓舞之文

躐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鷲兄則以媪犬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

此數行又別一項說話與市人行而躐踏其足則必以放傲自責而辭謝之恐其怒也若兄躐弟之足則媪詡之而已必無所辭謝蓋其情親不待謝也大親父母也若父母而踏其子之足則併與媪詡亦無之矣情親之至自相孚也至禮有不人謂禮之至者無人已之分忘其揖遜也至義不物謂義之至者不待物物而度其宜也至知不謀無容於謀度也至仁無親者言不見其相愛之跡也至信辟金者言不待以金寶爲質也辟音屏除也躐足之喻爲下面禮義五者設也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富貴

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
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
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
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徹與撤同解釋也顯華顯也嚴威嚴也勃志
言六者能悖亂其志也動舉動也理辭理也
謬心者言六者能綢繆牽繫其心也累德者
情勝則累其自得之真也知心知也能才能
也塞道障道也盪蕩亂也去此勃志謬心累
德塞道四者之六害則胸中不爲之蕩亂此

教人下工夫處也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
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者知
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
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欽持守而恭敬也生德之發見者也發見則
有光華矣性在我者也質本然也性之動而
後有爲有爲而流於人僞則爲性之失接應
也謨謀也應接而至於有謀慮皆性中之知
也此處字義與語孟不同以莊子讀莊子可

也不可自拘泥。嬰兒之視而無所視曰睨。知者以其所不知而爲知，亦猶嬰兒之睨也。此卽智者行其所無事之意。凡所動用皆以不得已爲之，則謂之德。卽忘我也。於忘我之中而又無非我，此卽形中之不形，不形中之形也。治安也。物不能亂謂之治。曰德曰治曰不得已曰無非我，各雖相反而其實未嘗不相順。此又是一般說話。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佞乎人者，唯全人能之。惟蟲能蟲，惟人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

微妙也。射之中至於微妙，故曰中。微，羿之不能使人無譽已，亦猶聖人不能逃天下之名也。工乎天者，盡天道也。佞乎人者，能自晦於人也。佞，音良善也。能也。全人者，全德之人也。蟲鳥獸百物之摠名也。物物雖微，皆有得諸天者。如能飛能走能啼能嗙能鳴能躍者，能遂其天性，故曰能。虫能天，謂之全人，則不以天自名矣。有天之名，則有人之名，故曰全人惡

天惡者不樂有其名也在人而有天人之分
吾也惡之而况我自分別天人乎故曰惡人
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惟虫能虫唯虫能天
此八字極妙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
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
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
者無有也介者搯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
懼遺死生也

羿之射見雀必得雀亦畏之猿見養由基抱
樹而啼即此意也以天下爲籠則雀皆在籠
之中不待射之矣主意不在羿只引生下句
而已此意蓋謂人有所好惡則必爲好惡所
迷伊尹百里奚亦因其所好而爲人所籠耳
我若無所好則超出乎萬物之外誰得而籠
之介者兀者也畫華飾之服也搯搯去之也
其足旣兀華飾何足爲美蓋其心於毀譽棄
外之矣故曰外非譽也非毀也胥靡城旦春
之人也彼爲罪人不愛其身故登高而不懼
此心無所愛則無所著之喻

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

復反復也猶易之反復道也謂習熟也不餽者不以遺子於人也言此道在己不是賣貨但知爲己而無爲人之心則忘人矣忘人則在我者純乎天矣故曰天人謂與習同徐無鬼篇有曰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觀此可知不餽之意

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敬我亦不以爲喜侮我亦不以爲怒卽所謂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也天和造物之和氣也同乎天和與之爲一也怒雖出而不怒則是其怒者本自不怒而自然之怒非有心之怒也以此一句喻下一句至人出而有爲於世無所容心雖爲亦無爲也是其所以爲者本自無爲而出卽是無爲無不爲又如變換言句欲靜則必平其氣氣不平則不能靜矣欲全其神則必順其

心而無所拂少動其心則神不全矣凡有爲而欲得其當則必緣順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不得已者無心之應也應事而無心則爲聖人之道故曰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此篇文字何異於內篇或曰外篇文粗內篇文精誤矣

莊子庸齋口義卷之七

莊子庸齋口義卷之八

庸齋林

希逸

莊子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

其一

盈嗜欲長好惡則失其性命之理去其嗜欲好惡則頓失耳目之常皆病也擊音攀引却也狸德言其資質與狸同狗之下品者也狸德字下得好視日者凝然上視而目不眴也一生之性也其生也如死狗然故曰若亡其一猶雞之似木雞也此上品也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

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馬之中規矩繩墨言其身件件合法故借方圓曲直以言之不必就馬身上泥而求之成材者言天成之材也若卹若失即悶然之意喪其一即亡其一也不知其所去而不知其所止也此皆借喻之言武侯悟其無心自然之意故大悅而笑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

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手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鼪鼯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又况乎昆弟親戚之警效其側者乎父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效吾君之側乎

金版六弢即太公兵法也此書藏於朝廷故

曰金版猶曰金匱石室之書也從橫反覆鋪說之意也不可泥詩書爲橫六弢爲從也奉事從王事也以詩書六弢之說見之行事皆有效驗故曰奉事而大有功啓齒笑也流人去國流落之人也所知舊知識也所嘗見僅識面也似人者似其鄉人也山間之蹊曰鼪鼯之逕柱塞也踉音郎類篇云欲行貌也位居也止也言其困倦欲行而又止伏於谷中也空谷也聞足音而喜但是人則喜之矣不必其知識鄉人也此意乎言武侯本然之真

離失已久略聞此語如逃空谷而聞足音所以喜也禪家所謂久客還家是也警歎喉中之聲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茅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

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世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隳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

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賓與擯同棄也養者生也生於天地之間皆此人也故曰天地之養也一一者同也登高不爲長居下不爲短無貴賤之喻也外物之養者形而於心中不自得故曰神者不自許也和與物同而爲一也姦自私也在我之神得於天者本與萬物爲一情慾自私所以害之則是其所惡也惡其自私則神者病矣

君有此病而不自知其爲何病我欲勞之故曰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有意於愛民乃害民之所由始有意於偃兵乃用兵之所由造殆危也以此心爲之但見危而無所成也美惡之成皆爲有迹故曰器也以有爲之心而爲有迹之事則非所過者化矣故曰形固造形成定也執其心一定而不化也此心不化則克伐怨慾行焉傷其內也故曰成固有伐變爲外物所變亂也心與物鬪故曰外戰鶴列猶魚麗之類兵陣之名也徒步兵也驥

騎卒也麗譙宮樓之門也錙壇祭祀之地也
古人祭祀必於路寢此言宮之內也其意蓋
曰君之用心若與物鬪則一室之內皆若步
兵騎卒列陣於前無非爭奪之境也界釋氏
所謂一切由心造是也有得則有失得順境
也失逆境也無得則無失故曰無藏逆於得
此一句下得亦好巧機心也智謀自機巧而
出也戰爭又自智謀而出也以此而求勝於
人雖殺其人民兼并其土地以快吾耳目之
私是若勝矣而不知吾之胸次爲物所撓是
形與神戰外雖勝而神者勞矣勝於人而自
勞其神孰爲得失故曰不知孰善言那箇是
也如此而爲勝何以爲勝故曰勝之惡乎在
勿已者言君莫如此也但脩吾本然之誠以
應天地自然之實而與物無所櫻拂此不爭
而善勝也我能不爭而善勝則民脫於死各
得其生又何偃兵之求哉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
乘張若詔朋前馬昆閻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
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

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
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
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
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
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余曰若乘日之車
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余病少痊余又且復游於
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余又奚事焉
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
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
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

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七聖黃帝與方明昌寓張若謂朋昆閻滑稽
也此等人名皆是寓言若以大隗爲大道之
隗然者亦鑿說也瞽目眩也乘日者與日俱
往卽日新也言六合之內未離於物則有自
昏之病能離此病遊於自然則爲六合之外
意謂爲天下者亦然無累於有物之內而已
非吾子之事者言汝物外之人雖不預此亦
須與我說破也馬成群而牧之各隨水草但
順其性而使之無所害則牧馬之道盡矣亦

牧羊而鞭其後者之意天師若言天人可以
爲我之師也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辨士無談說之序則
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思慮之變百種變換思量也談說也序說得
成條理也凌陵轢也誅訊也好察之士則與
人爭分爭毫三者皆隨其所長而自以爲喜
故一日無之則不樂此爲物慾所籠罩者也
故曰囿於物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
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
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
興朝興起而立於朝廷之上也招世者立招
子而爲名於世卽好名者也中民者庸人也
榮官但以爵祿爲榮也筋力有才力者也矜
難以濟患難爲矜誇也勇敢武士也奮患見
患難而喜也枯槁隱士也宿名留意於聲名
也法律法家者流也廣治多求治事也敬容
矜持容貌而爲外飾也貴際以交際爲重也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

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草萊耕種之事也市井商販之事也比和樂也旦暮之業日積月累其贏餘也勸喜而自力之意也工藝之人以其能自壯即自誇也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

夸誕之人趨附權勢一日退失則悲矣尤甚也欲愈盛之意尤不甚盛也有倚恃者曰勢有積聚者曰勿徒趨附者也勢物之徒即

依附富貴之門者樂變以變詐爲樂也依附小人好動而不好靜多是從臾主家使其有所作爲而後可以得志故曰勢物之徒樂變自此以上與不樂三句皆是一意但長短變換如此下語文法也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遭時有所用言時使之然雖其身亦不自由雖欲無爲亦不可得也譬如一歲之間百物生成皆順比其序其所變易者皆非物之所

自由故曰順比於歲不物於易此一句乃上句之喻也不物於易猶言非物自爲變易也馳其形性言役其身心也潛之萬物潛沒也汨沒於萬物之中終其身而不知反反者猶釋氏言回光自照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

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

前期而中言有所指的之地也有的而後見其精若舍的而射則中者皆爲羿矣此句喻下句也其文極妙天下旣無歸一之是人人各持其說則人皆爲堯矣楊楊朱也秉公孫

龍也。墨翟、楊秉與惠子爲伍，其學既不同，則孰爲真是？冬寒之時，不以火而爨，鼎夏熱之時，能以水而爲冰，其遠時也。若難矣。然冬至之日，陽氣已生，夏至之日，陰氣已生，以陽召陽，則冬不寒矣；以陰召陰，則夏不熱矣。雖似遠時而有可召之理，故曰：非吾所謂道言其術未高也。廢置也，置一瑟於堂，置一瑟於室，相去雖遠而鼓此則彼動，宮之應宮，角之應角，以其音同，猶曰：易也只調一弦而於五音之中，不定其一。言鼓宮亦得鼓徵，亦得鼓曰

五音無當，纔鼓其一於此而相去之遠者，二十五弦皆動，比之鼓宮，宮動，鼓角，角動，又難矣。然以理觀之，不問宮商角徵羽，皆是以音爲音，故曰：音之君皆不離乎弦上之聲，故曰：未始異於聲。如此則與以陰召陰，以陽召陽者，何異？曾遽乃自以爲勝其弟子，亦各是其是而非真是也。且若是者，邪言惠子之所謂是亦卽如此，魯遽也。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

齊人躋子於宋者其命閻也不以完其求鈇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躋閻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相拂以辭。以言語相抗對也。相鎮以聲。以名聲相屈服也。未始吾非言要終。以我爲是也。躋音擲。的說文云。住足也。躋而不能行之子。曰躋子。齊人以其躋子而寄之宋。謂其可以守閻也。守閻不用完全之人。以此處其子。自以爲是矣。然而求致鈇鍾。乃知束縛而愛護。

之何愛物而不愛子乎。彼何嘗不自以爲是。鈇鍾小鍾也。唐亡也。子亡在外。而只求於鄉域之內。是其惑也。彼何嘗自以爲惑。此又今是一句。不與上躋子之意相關。遺餘也。略也。類似也。言此三事。皆與惠子楊墨之徒略相似也。故曰有遺類矣。亦猶前言若是也。耶。然不結於怨也。之下。而先結於此。正是其作文之妙處。寄客也。楚有躋閻之人。寄於外國。不能自歸。附舟而返。方至於岸。而是夜之半。卽與舟人有爭。忘其濟已之恩。已造成仇怨矣。

岑岸也未始離岸言載之而來舟未離岸又非久而忘之也躡住足也病足而爲閻者故曰躡閻忘恩之閻是夜固不自知旦而視之能無愧乎方其鬪時彼亦自以爲是也凡此數句皆設喻以譏惠子之自是但以惠子好辨故特爲詭譎之辭有不可遽曉者以困之此乃二人平生戲劇之言東方朔與舍人爭辨亦有此意可以參看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墮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墮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墮白泥以白泥墁其鼻端其薄如蠅之翼乃使匠石削而去之運斤成風言其急也泥盡而鼻不傷斲者固難矣然其人若立得不定匠石雖巧安得其鼻不傷是立者尤難也質是用巧之地也此意蓋言有惠子之辯而後我得以窮之惠子既死則無可與語者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鈎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

也勿已則隰朋可

屬國托國也不比之不比數其人也鈎要束之意也逆強民以禮義之意也凡此數語謂其黑白太分明也上忘者忘其勢也下畔者離遠而無求於下也畔離也以德分人猶曰德乃降黎民懷也以財分人不自私也以賢臨人擅其名以矜乎下也有不聞有不見者言其不察察也此事不見於他書只見於列子亦寓言而已謂語我也云自言也故曰可不謂云至於大病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攬撻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委蛇攬撻跳躍來去攀執樹枝之意敏給射之矢去速也狙能搏接其矢亦甚捷速相者王左右也衆人齊射之狙雖巧捷力不敵而死矣死而見執故曰執死鋤其色者去其驕矜之色也去樂甘於自苦也辭顯退而就辱也此爲矜能掇禍者之諭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

一本我悲人之自喪者
之下有吾又悲夫悲
人者一句今錄于此

日遠矣

物之尤也言人物之中爲最大也田禾齊君也國入以其見賢者故賀之我在當時不能自晦其迹故有此名曰先曰賣言我必有形迹可見故彼得而知我也以形迹自見者乃自喪者也能悲人之自喪而不能自覺其身則其悲人者又可悲也山穴之口地名也我在當時惟以悲人之悲而自覺所以其後道日加進遂至今日形若槁骸而心若死灰也故曰其後日遠矣遠者道愈高遠也

